

御選語錄卷第二十八

幸八

歷代禪師語錄前集

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師叅馮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馮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馮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馮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此去灤陵攸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遂辭馮山徑造雲巖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問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况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

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
似卽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
一問僧無對

問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
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

幸八

二

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
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
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
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
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
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師曰今時人學道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
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
何辨得主中主僧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
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如何是

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
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萬萬認門頭恰
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卽便休

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
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
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
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
疑著這漢

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
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

幸九

三

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
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

師與雲居過水師問水深多少居曰不濕師
曰粗人居却問水深多少師曰不乾
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

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鷲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荳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言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

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鼻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

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
一老一不老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師依仰山剃度北游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

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幸八

福州雙峰古禪師

師因辭石霜石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石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苟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後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是非

三聖院慧然禪師

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

幸八

五

灌谿志閑禪師

師住末山後上堂曰我在臨濟命處得半杓末山壞壞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

僧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

九峰道虔禪師

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然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話月且如諸方先德未建

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

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來却向東珍重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走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圖

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

洛浦元安禪師

師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閻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

卷八

六

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師於言下大悟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卽吾宗不墜矣

上堂師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鑷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肯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卽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巖頭全豁禪師

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覲卽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

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真從鳴聲塗糊汝繫罩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

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轉地不見古人道沉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是句亦刻非句亦刻自然轉轉轉自然目前露裸地飽餉地不解却不解敲警起微情早落地上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

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
在胸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
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煇煇地不
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
會但向根本明取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
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
人這箇不是汝習學得底這箇不是汝去住

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
月三十日赤闕闕地無益信知古風大好不
見道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
知深淺這箇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
出來有甚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
一句子軟嫩嫩地真是無孔鐵椎聚得一萬
箇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
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

幸八

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
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
麼莫終日闕闕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
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裸裸地自
然無事送向聲色中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
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
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雪峰義存禪師

僧問西山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舉拂
子示之其僧不肯後叅師師問甚處來云浙
中來師曰今夏在甚處曰蘇州西山師曰和
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師曰何不在彼從容曰
佛法不明師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
作麼生不肯他曰是境師曰汝見蘇州人家
男女否曰見師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師

幸八

九

曰凡觀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肯他
否曰肯師曰祇如拈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
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和尚慈悲師曰
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對
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
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
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師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曰瀉山有何言
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
座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
古佛汝可速去懺悔
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卽知去處師曰你是
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污人好師曰
我卽不塗污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
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吃了師休去

玄沙問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
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
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
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
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
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問古磬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
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
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磬寒泉
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
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
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拋入師
便開門

上堂南山有一條豔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擲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兒始得雖然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閻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

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玄沙曰是卽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玄沙曰祇是人人底
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

辛八

十一

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

曹山本寂禪師

僧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若遇六賊來時却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劔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

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怎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

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禮拜

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

師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

僧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

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

僧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

紙衣道者來叅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

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

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

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與麼去何不解

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

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

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

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

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鑿多端喪

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師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幸八猶若虛空應物現士

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

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

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師讀杜順傳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

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既作偈又註釋之

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本不是渠非渠無

我即死仰汝取活我無渠即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

要且不是佛我如渠即驢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飯

直須吐却何假雁傳書不通信我說橫身唱為信君

看背上毛不與你相似乍如謠白雪將謂是白雪猶恐

是巴歌傳此句無註

雲居道膺禪師

師造洞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

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

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噉筒

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叅

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

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

祇對道吾底語一般深然之一日山問師甚

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

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
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
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
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山曰此子已後
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

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

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

示眾曰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

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

人自古先德醇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

如何是道或時答甌磚木頭作麼皆重元來

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

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盡

說了合煞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

無力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閒一

言參差卽千里萬里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
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麼如
此常恐無利益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
是與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

師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
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
己事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
麼交涉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
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
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所以古
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
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
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麼如
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
屋裏事又爭得

十八

十四

師曰從天降下卽貧窮從地涌出卽富貴門
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
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語言
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
卽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涌出則
富貴曰無中或有

疎山匡仁禪師

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
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
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
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
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
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
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
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

十八

十五

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師常握木蛇有僧問師手中是甚麼師提起

曰曹家女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

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

却月

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

師有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

星現歸家始到頭

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

拳始得

問古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

卽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

京兆府蜆子和尚

師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闔川冬夏

惟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

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

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

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

我同根生

越州乾峰和尚

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

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

出問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

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

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

坐門應諾諾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

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
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

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

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

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

芭蕉山慧清禪師

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

下座 天童正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

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關芭蕉甚事正

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南院慧顯禪師

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

辛八

十七

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
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
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
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語一僧曰當時
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師尋居丹邱瑞巖坐盤石終日如愚每自喚

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

後有僧叅立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

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語沙云一等是弄

精魂也甚奇怪

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

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

稱曰師彥

立沙師備宗一禪師

雪峰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眾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

一日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

侍雪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卽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投記未

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

雪峰曰世界濶一尺古鏡濶一尺世界濶一丈古鏡濶一丈師指火鑪曰火鑪濶多少峰曰如古鏡濶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與雪峰夾籬次師問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

峰曰有師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峰撼籬一下師曰某甲不與麼峰曰子又作麼生師曰穿過篋頭來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

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師與韋監軍茶話次軍曰占波國人語話稍

辛八

十八

難辨何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麼師提起托子云識得這箇卽辨得

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

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
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
僧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十八

十九

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
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
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
窟裏作活計

師云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
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
在

上堂佛道閒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
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沈建立垂

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
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顛預佛
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
失其宜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
虛閒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
卽爲魔王眷屬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
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
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
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
回頭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
識智不能知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于毘耶若與麼現前
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不因莊嚴本
來真淨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
立珍重

示衆夫古佛真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
流輝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
眼惟先契本明心方爲究竟森羅萬象一體
同源廓爾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
前時人曠隔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
真宗執有滯空渾成意度古德云情存聖量
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
持戒長坐不臥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
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不
免輪迴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如今
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
現何不與麼會去若無這箇田地時中爭奈
諸般滲漏何總成虛妄阿那箇便是平生得
力處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
益只爲違真棄本厭離凡情忻心聖道作此

辛八

三

見知不出他限量拋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
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當知盡是虛頭
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
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却誰
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
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
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現有山
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
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
爲沙門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
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但從迦葉門接
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
嚴世界海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

辛八

主

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道我且待三生兩生
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
功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知麼
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
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超釋迦不被凡
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
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
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
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
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
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
功果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
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我
如今立地令汝構去更不教汝加功鍊行如
今不恁麼更待何時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
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
器有大智慧始得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
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
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
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
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
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
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
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
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
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
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
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
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

周沙界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
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
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
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
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

幸八

幸三

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
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
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
作活計直下自謾去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
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
麼

上堂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現在諸
人作麼生滿目覩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
省不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
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鍼鋒許為緣為

幸八

幸三

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
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惟助初學誠信之
門還會麼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
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若要明徹卽今
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
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
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劔諸事
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
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劔
了好好地看時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
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
是別人與汝為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
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
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劔解憎嚇得汝所
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

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何不
急充取

師示衆曰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
大迦葉猶如晝月曹溪豎拂猶如指月時鼓
山出衆曰月呢師曰這箇阿師就我覓月鼓

山不肯却歸衆曰道我就他覓月

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
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
相識滿天下

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百姓日用
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
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

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
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

保福從展禪師

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
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
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

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龕心僧曰甚麼
處是某甲龕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
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龕
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龕心

龍華靈照真覺禪師

師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
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

翠巖令叅永明禪師

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
麼 圓悟勤拈云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
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末先自說過先自點

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
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
人都無利益圖箇甚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
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手段如今
人問著便向言句下較嚼眉毛上作活計看

卷八

三

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雪竇頌云千古
無對他只道看翠巖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
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
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
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
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
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於
德山棒臨濟喝且道翠巖雪竇爲人意在什
麼處急著眼看

鏡清道忞順德禪師

昔請次雪峰舉瀉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
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峰曰雖然如
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知道忞鉏地
去師再叅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
曰甚麼處逢見達摩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
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峰便休
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
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
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
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
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
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

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

幸八

幸

太原孚上座

雪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叅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峰深器之

一日立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

金峰從志禪師

師拈起枕头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头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头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头師曰落在金峰窩裏

幸八

幸

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

笑金峰老婆心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柱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僧侍次師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尚舉師豎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曰雪上加霜

佛日本空禪師

師年十三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許相見師擬上塔山曰三道寶塔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塔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

何不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釀茶三五盃意在鑽頭邊山曰甌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曰甌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衆

皆仰歎

撫州疎山證禪師

師謁投子投子問近離甚處曰延平投子曰
還將得劔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
看師乃指面前地投子便休至晚問侍者新
到在麼侍者曰幸八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弄
馬騎今日被驢撲

御選語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

莖直尼切音杓裳若切音勣呼侯切吼平
持五味子勺挹杆器鼻呼聲船船鼻息也
倮戶瓦切華蜺呼典切音醜魚欠切音驗
上聲赤祖顯小恰也味厚醜也

幸八

元九